



在离国旗最近的地方， 做一件足够伟大的事

■ 王悦 刘子畅

每天早晨 7 点，清华大学国旗仪仗队会准时升起大礼堂和主楼前的国旗。日落时分，他们会小心翼翼地降下国旗，迎接第二天的朝阳，风雨无阻。

国旗与军装，正红与松枝绿，是清华园里最令人无法移开视线的风景。清华大学国旗仪仗队，如今已走过 25 载春秋。

仪仗队的队员们，总是迎着朝霞，朝向旗台威严迈步；他们如同真正的钢铁卫士，眼中满是自豪，身上带着光；他们有着最纯粹的初心，步履不停。他们，还将继续坚守在离国旗最近的地方，做一件足够伟大的事情。

“这一次升旗对每一个仪仗队队员来说都是一次蜕变，值得记一辈子。”

“前一晚很多队员激动地没睡着觉，干脆就通宵，然后几个人一约，凌晨三四点钟来主楼练踢正步。”

每一位国旗仪仗队队员最难忘的一次出旗，大概都是“入队第一年秋季学期第 16 周的周一”。那次出旗，也是秋季学期的最后一次正式升旗。

那天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第一次”。在此之前，所有新队员都必须着迷彩训练服，在

学长学姐们出旗的时候站在一旁观看一整个学期。而这一天，所有新队员第一次身着军装礼服走进队列。十年磨一剑，今日剑出鞘。

——你们还记得那天吗？

——那当然啦！肯定不能忘！

第 24 届队员梁文瑄说：“之前都是看老队员在走，今天终于到自己了！”很多像梁文瑄一样的新队员们，激动得一整晚没睡着觉，凌晨三四点钟就相约去主楼练踢正步。在 12 月底的北京最冷的深夜，清华园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主楼前练踢正步、想想动作、在台阶上排排坐聊着天，一颗颗年轻又火热的心从来没有像那一晚一样期盼第一缕朝霞的到来。

那一天，出旗时天还没亮，“眼前一片漆黑，只能看到前面几个同学的帽子。下台阶的时候也特别紧张，害怕自己从台阶上不小心绊下来。好在最后并没有出什么失误。”

冬天的清晨特别冷，着军装礼服走在队列中的第25届队员谷飞一直在发抖，“一半是因为冷，一半是因为紧张。出旗的最后，大家一起对着国旗抬手敬礼的时候，突然就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就像以前看的很燃的宣传片，现在我变成了其中的一个角色”。

“可能在老队员看来，我们的动作还不够标准，或者整肃性还不够，但是这一次升旗对每一个仪仗队队员来说都是一次蜕变。它证明你终于可以从一个旁观者变成这场仪式真正的参与者，成为一个真正的国旗守护人！”

“在加入国旗仪仗队的第一天，我们就知道，我们所选择的是未来四年的生活方式。”

加入国旗仪仗队后，队员们都有一些成长和改变。清华国旗仪仗队公众号推出的新栏目“仪路前行”，就通过记录一个队员从刚入队开始逐步成长的心路历程，反映仪仗队全体队员的变化。

第24届队员，现任队长唐一凡坦言“一开始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只是觉得他们特别好”。



国旗仪仗队出旗前

经过一年的训练和见习，高个子唐一凡被选为擎旗手，在队列中担起重要的任务。“擎旗手需要把国旗全程抗在肩上，也是离国旗最近的人。每次出任务的时候我都觉得，能够亲手把国旗守护好特别光荣。我们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要求把国旗擎在肩上，然后再做其他动作，比如正步、踢腿练习等等，在练习过程中也能真切感受到这份重量和责任。”

当队长后，角色的转变让唐一凡开始思考“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把队员们凝聚起来”。

他总结出前后阶段是不同的力量在驱动仪仗队队员们。刚开始这种力量是自豪感和荣誉感。所有队员都认为自己能够亲手守护国旗是崇高的使命和荣幸的职责；再往后更多的是一种坚守和责任。国旗仪仗队平时训练和出任务都很辛苦，所以进队时间越长、越是责任驱使着他们继续坚守下去。唐一凡说：“守护国旗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事，是一个群体的义务，是一个需要大家一起来完成、需要一代代清华人接力完成的事业。我觉得应该把这种精神、这种坚持下去的意志传达



训练



出旗

给更多的人。”

梁文瑄的进步，则主要在于意识上的升华。

“国旗仪仗队让我们把‘爱国’这件大事儿常态化了。在这里，你是国旗的守护人，还能学习《国旗法》，了解到哪些是尊重国旗的行为，哪些是不应该做的不尊重国旗的行为。”

在国旗仪仗队中，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小故事。

2009 年清华同学们参加国庆群众游行，在训练时，当时方阵使用的道具牌上有个很小的国旗图案，休息时大家席地而坐，有些同学就把牌子当做临时“坐垫”。“国旗的图案很小，常人看来也无伤大雅，很难意识到这是不对的行为。但当时的国旗仪仗队队长苏醒就带着队员，一排排地去提醒和劝说大家不要垫坐有国旗符号的牌子。我当时第一次听说的时候就特别感动，之前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守护国旗不仅仅是仪仗队队员们的责任，我们还有义务提醒其他人。”

严格的训练和优良的传统，不仅让每一位队员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也打造出一支优秀的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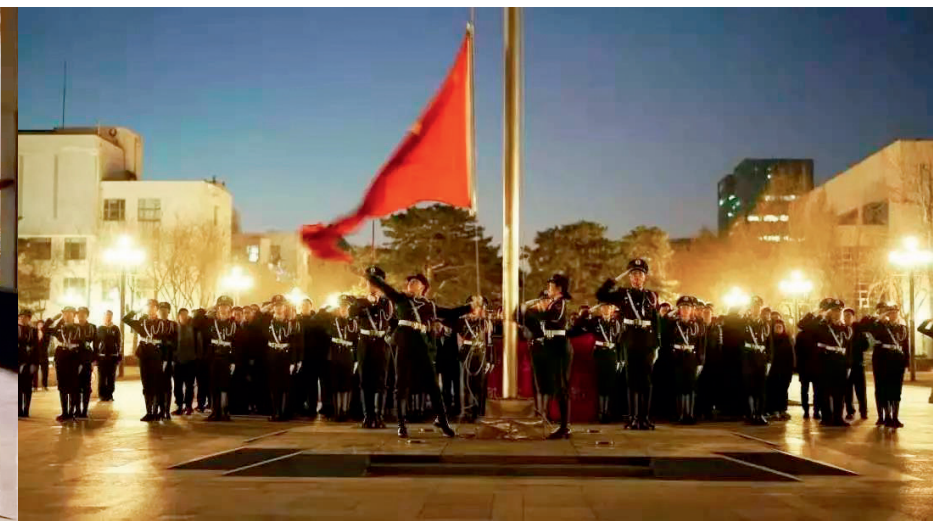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国旗仪仗队，不仅是全国高校里的第一支国旗仪仗队，更是在北京高校国旗仪仗队检阅式中屡获一等奖；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清华大学国旗仪仗队成为了升旗手中唯一的学生队伍，其余均由三军仪仗队的专业军人担当；国庆六十周年的群众游行中，仪仗队队员们参加了第 24 方阵，成为其中的中流砥柱。

**“我们要带着这面国旗，
去影响更多的人。”**

近日，“五星红旗有 14 亿护旗手”话题引发了巨大关注，这也让仪仗队的队员们感到深受鼓舞。“我们作为 14 亿护旗手中比较专业的一员，平时很少被留意到，但我们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现在，全国的目光都放在这个上面，让我感到自己的坚持是有意义的。”唐一凡说。

“护旗手”，重点在“护”字，意为“守护”。

在“仪路前行”第一期《有光》里，写着这样一段话：“七点钟的阳光准时洒在所有人的眼



升旗

睛里，那是第一抹朝霞的光影，和这个国家近百年流变的光阴。那些最深重的苦难与最辉煌的荣耀全部凝结在这面国旗上。老队员们朝向国旗敬礼，巨大的震撼席卷而来，我眼眶湿润。我不知道这种震撼从何而来，过了很久才明白，这种力量叫做‘守护’，现在的我只觉得，不会有比这更棒的风景了。”

唐一凡认为，培养对于国旗的感情需要从小抓起。他谈到自己初中时经历的一件事情：看到有些班级在举行合唱比赛的时候会每人发一面国旗，比赛结束后，很多同学就顺手把国旗扔进了垃圾桶，“这样是不太合适的”。他说，从小抓起普及教育，在升国旗唱国歌时普及一下国旗法、国歌法，加强爱护国旗的意识，“或许就不会出现上一秒还在歌唱祖国，下一秒就把国旗扔掉的情况。”

现在，仪仗队每年都会去清华附中和清华附小升旗，还会去祖国各地的学校进行交流。21任队长白浩浩，在赴西藏地区支教一年的过程中，为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建立起一支国旗护卫队。并

且在他的推动下，清华国旗仪仗队与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交流，今年已是第三次，“我们也希望这一定点帮扶的活动延续下去”。

五星红旗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旗帜最原始的意义是标志，是文化的记号。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唐一凡说，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无论每个人的身份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差距，但国旗可以代表我们共同的坚守，

“尤其是在国外看到的时候，那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我认为是国

旗这一标志所带来的。”

梁文瑄认为，国旗代表着国家的历史，也代表着民族的荣耀，“我们常说五星红旗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想国旗不仅是当下国家的标志，也代表了历史上那些为了国家成立付出了很多的人，侮辱国旗就是对历史的蔑视”。

在收集仪仗队队史的过程中，她还见到了这样一位老队员：他结婚成家定居海外，却在出国留学时一直带着一面国旗，贴在床头——她感到，这就是国家“作为强大的后盾”的象征，也说明国旗的尊严“需要被捍卫守护”。

仪仗队里的回忆和情谊

光阴荏苒，仪仗队已然走过二十五载春秋，见证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在这里聚集，也见证着他们的回忆和情谊。

仪式上的他们尽显威仪，生活中的他们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不苟言笑。在训练以外的时间，队友们都是能约饭约自习的小伙伴，“咱们队



清华大学国旗仪仗队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

里也有个传统，大训之后得一起吃晚饭，通常占领的是紫荆三层。大训后的结束语总是——那么今天的大训就到这里，解散之后，去紫荆三层约饭。”

梁文瑄说，自从进了仪仗队穿上了军装，每次周日排练前都会受到整个寝室的欢送；男生节时，仪仗队每个女生给男生送一个绣有男生名字的手套，猜不出是谁绣了自己名字的男生要受到“惩罚”；女生节时，每个男生给一名女生写一封信，在退队仪式上，每个人都有了一幅来自仪仗队的礼物：自己的人物漫画。“我相信仪仗队队友的情谊一定比在其他地方更深，也会维持更久。”唐一凡自豪地说。

仪仗队成了每名队员的一种“刻到骨子里的习惯”。

习惯每次经过礼堂、主楼都会看看国旗有没有到顶；习惯上下楼梯默认左脚迈出第一步，习惯平时走路磕脚跟——虽然这样会“比较费鞋”；

习惯每周一很早就自然醒，连假期也这样；习惯听学姐学长讲自己的大作业，听同届的小伙伴讲工图、做模型用的玻璃板，还想一直听下去……这样的细节，已成为他们的日常。他们每周一都要起早，每周日下午抽出时间训练，但他们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知道如果要做一件足够伟大的事情，确实需要做出牺牲”。

仪仗队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习之外，我所有的时间都是属于队里”。他们想象不出自己退队时的样子，“也许我永远不会离开，就像二十四年来的每一位仪仗队校友们一样”。他们说：“我们要带着这面国旗，去影响更多的人。”

当口令声响，国歌声起，红色的旗在风中猎猎飞扬——

他们，来了！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清华研读间”，文中图片均来源于清华国旗仪仗队微信公众号）